

小袖
說珍

五

里

霧
務

海上
館書印務商

五里霧

沒罪沒惡的佐治。在公園路旁搭一座小山。嬉戲玩耍。兩隻手儘捧過砂土。漸漸堆上去。變成金字塔形狀。又拾些栗樹葉子。灑在小山頂上。他父親坐在一張鐵椅。一般慈善寵愛的容貌。一心一意凝睇著小兒子那邊。那時遊人如蟻的一座小小公園之中。他除了兒子之外。好似一個別人也不會看見。一條圓轉如輪的小花徑之中。這邊那邊。小童也聚得很多。都在那裏遊戲。惟有這佐治只顧自己一人。並不和人作隊打夥。傍邊呢。保姆們就是顏色新鮮的帽子。紐穗披在腦後。手裏提著絲布包的東西。一起兩三個人。緩緩移步。和幾個小姑娘。立在小徑空處。喁喁談話移時。

天上斜陽已隱在聖拉若爾街牆腳之下。那殘光還射在一羣人身上。栗樹梢頭有黃色光線。瑩瑩耀彩。教堂外邊巍然高聳的大門前面。三個噴水池。蕩漾流動。宛然如滾玉飛銀。申老人巴蘭。坐在暮色蒼茫之中。眺望著兒子姿容。任是兒子些微兒動作。也不放心。儘著注目。迴看那教堂大自鳴鐘。渣已過了五分時。隨立起身來。握住小兒的手。一面提起砂堆上的小衣。拂拭乾淨。作伴向布蘭修街那邊安步而行。但脚步很快。不肯落在他妻子回家之後。無奈那小兒追趕不上。只得抱了起來。這條街須越過一個坂。雖則累了。喘息吁吁。依舊急忙向家趕走。可知巴蘭年已四十。雖略有幾分白髮。幸虧精力很爲強壯。四五年前。終和一位思戀已久的少

女成婚。不料妻子到得家中。忽變成十分專制的暴虐。待他極爲冷淡。又極刻薄。重大緊要的事。倒也罷了。任是極瑣屑細微。也要向他駁難。務求苛刻。連他平素生來的習慣。質撲的歡娛。行走的模樣。言語的聲音。一切萬種動作。全供他妻子做了駁難憎嫌的材料。

雖是如此。但巴蘭啊。依舊愛憐於他。爲什麼呢。爲因第一最可愛的是那個小兒。那兒子可就是此妻所出。今年恰好三歲。聰明伶俐。真能彀慰藉他父親。使父親非常歡愛不置。自己啊。又蓄著相當的家財。一年工夫。穩足有二萬法郎進款。家門七件。什麼也不要耽憂。誰知他妻子自身。一些嫁資也沒有。反倒怨恨丈夫終日游惰。不務正業。這是巴蘭家族情

形如此。

父子幾個。到得家中。父親就將兒子卸下。拭一拭額上喘汗。登上樓梯。到了二層樓。鳴起呼人鈴。一個老婢前來開戶。這老婢啊。乃是從小兒撫育巴蘭之女。這許多年歲下來。資格既深。品位自重。在巴蘭家裏。自然有些兒權勢。當下巴蘭放心不過。問道。那人回來麼。老婢聳起肩甲。答道。什麼時候。主婦夫人。有六下半鐘回來的事啊。巴蘭略爲遲疑道。好好。不回來也好。待我換件衣服。散散暑氣。

老婢似乎含怒模樣。又似侮蔑模樣。睨著巴蘭道。啊。我知道如此。你有了汗了。恁地要緊慌急。抱了小孩子回來。難道直等待主婦到七下半鐘麼。七下半鐘。我也不在這裏。一轉眼

就到八下鐘。若要再等待下去。我可不能烘的肉。也須要焦了！說著。那一股憤懣不平氣息。真是難以形容。巴蘭裝著似不聽見。只道好好。乳娘你須洗一洗佐治的手。那厮儘著掏砂。惹得骯髒。俺到那邊換衣服去。你好淘過湯水來。喚那阿葵來說罷。走往自己屋裏。誰知擡頭一看。那門已下了鎖。原來是巴蘭妻子所爲。他平日受妻子冷待。酷遇。乃是常事。不足爲怪。除非關了門。獨自一個坐在屋中。再也不能幽閒清靜。當下他換一件乾淨襯衣。坐下一張椅子。略爲歇息。一面又馳心遐想。老婢仇利。乃是家下一個難惹的人。仇利生來正直。最嫌惡他的妻子。就是朋友巴烏爾林佑純等。仇利更是深惡痛絕於他。那林佑純和巴蘭交誼。好似魚水一般。

常常出入他家。真可算得極親密至交的朋友。若說巴蘭夫婦二人。本有些不大對勁。嘗有齟齬的事。幸虧林佑純時時勸解。將他兩人勉強和了下來。遇著巴蘭心裏不高興。或是憂愁苦歎情形。他總在旁邊百方譬解。比保護他還要熱心幾分。

可知近半年以來。仇利時時道起他妻子怎樣怎樣的不好。說道。若是做了我。可就不能找個別的玩耍物件嗎。噯。一樣的人。難不成不是十個足月生的嗎。這些說話。仇利一天工夫。總要咕嚕到二三十次。從此以後。就天天如此。日日這般。有一天。仇利簡直向著恩利愛特。巴蘭妻子的名字吐出無禮之言。恩利愛特當時不敢辯駁。惟有夜間對著丈夫訴道。哪。你

聽著。他以後若再向我說那樣狂妄之言。我立刻將他驅逐出去。原來恩利愛特平日什麼也不怕。惟有見著老婢仇利。却有些忌憚於他。巴蘭暗想我妻忌憚仇利。原爲他是撫養我身。我母死的時候。他也眼見送終。這樣老婢自然不好意思。慢之意。但今番這一下子。怕定是臨了終局。就此爲止了。自此以後。再不該時常有這樣事。今番定有什麼口舌間事出來。倘果然鬧出事來。却便如何。若說驅逐仇利。實乃是一件很大事情。仇利做夢也想不到。但我插身中間。又不能對著妻子。替仇利講情。保護於他。如今他兩個人反目的事。料想也阻擋不住。而且定等不到下個月去。巴蘭想了一會。儘垂著兩手。不言不語。再找不出個排難解紛。使大事化小。小事

化無的法子。惟有嘴裏獨自咕嚕道。啊啊。得了佐治總是我自己第一層幸福。倘然沒有他啊。我怎能恁地歡懷快樂來。後來又想到且將這事和林佑純商量商量。看是怎樣。但忽又記起仇利和林佑純兩下不和。我若請問林佑純。林佑純也必然隨聲附和。說驅逐他出去。驅逐他出去的話。想到這裏。隨又可怕起來。一時更難決定。只是迷迷惑惑如大海裏飄舟。恰好自鳴鐘正打七下。吃了一驚。這纔清醒。還了本性。心想已是七下鐘。還不曾替換衣服。當即撲的立起來。脫了外衣。穿一件新襯衣。像是不知有什麼非常大要緊事。在裏間屋裏等待著模樣。只見他急急忙忙。向客廳上走了出去。擡頭一看。幸虧不曾有事。先拿起新聞紙略為一看。又到窗

口向外面眺望一回。隨後重坐下一張長椅。那時庭門開處。走進來一個小兒。就是佐治。方纔洗過浴。一臉嫣然新鮮的顏色。巴蘭一見。就湊近抱了起來。忙對他接了兩個吻。兩手舉得很高。搖動顛簸一回。玩耍取樂。一會覺得有些疲倦。重又坐下椅子。把佐治跨在膝上。當做馬騎。佐治拍著手。呱呱傻笑。兒子這樣活潑玲瓏。爲父自然也看了歡喜。其實他父親比上兒子。更要加幾倍有趣。也是大聲嬉笑。幾乎連胸臆也搖蕩起來。

巴蘭那人啊。生性柔弱。本是慈善存心。可憐薄命之人。一點溺愛之心。全附在兒子身上。迸出和癡狂一般的熱情。寵愛得沒天沒地。自從得了佐治。到今。直把心裏懷藏的全部慈

愛心都傾注於他。真是毫不旁流。妻子任是怎樣冷淡。他總沒有懈怠之時。可知他結婚之後。一般愛情。依然沒處發洩。忽地得了這個兒子。這就全股腦兒移到兒子這邊。且說巴蘭正在抱著兒子取樂。恰好那時仇利來到門口。老態蒼蒼的容貌。眼裏冒出神光。說道。已是七下半了。神氣之間。很爲憤怒。巴蘭見了。不大自在。只作不留意。恰向自鳴鐘眺望。沒精打采的道。是哩。當真是七下半。仇利道。正正晚飯時分了。巴蘭暗想。這風勢實在不好。不知可有躲避的法子。沒有心裏很爲著急。一面說道。如此俺回來時候。在八下鐘以前。不能說是沒有準備了。仇利道。八下鐘麼。小少爺到八下鐘。不是要吃食了麼。想必已是餓很了。管兒子的。該是他母親。恁

地恰怎麼好。做母親的。一些不替兒子留意麼。嚶。也曾見有那樣的夫人。夫人可不是他母親麼。那樣母親。只在外邊。真是孩兒們的災難。

巴蘭聽這些話。覺得更是不妙。連忙想阻攔於他。道。仇利。你當著主人。說出那樣話來。斷斷不能。噎。你以後總須牢牢謹記。仇利被主人一說。不覺意外起了感慨。一時不得回言。只得掉過身子。向那邊走了去。那時忽聽得後面的門。咿呀咯咯的關閉。霎時之間。客廳內案上的小鈴。好幾次鳴動的聲音。

第一個小小佐治。先自發了呆。巴蘭看那自鳴鐘。意欲將那鍼暫時停止。且待他妻子回家。但巴蘭並不著急。他妻子回

家得遲。恰反著急仇利和他兩人的事。諒必十分鐘以後。妻子回來。到底不能和解他們。最可怕的是他們兩個一樣的粗暴言語行爲。兩個高聲罵詈起來。簡直和彈丸交飛一樣。棋逢敵手。再也不肯相讓。想起他兩人的形狀。真叫人心中驚悸。恁地想時。好似在暴烈的太陽底下行走。舌頭焦燥非常。脚下也發起顫來。踉踉跄跄。意要舉起小兒。可奈膝筋發了麻。一些沒了力。

一會。八下鐘鏗鏗打過。那門又開了。仇利重復入來。臉上却沒有了憤怒之色。今番已是冷淡寂寞。好似決定下什麼心腸似的。但在巴蘭看去。比先前更覺得氣色不好。只聽他道。老爺。我直等到你母親老太太身亡去世。總在一旁服侍於

你。又從你生養之時至今。一直招呼看顧著。我自己想。無非是爲了你家。難不成……說到這裏。停住了。要等巴蘭回答。巴蘭閉口不言。好一會。纔喊出兩聲。是啊。全然如此。仇利又道。你老是久已知道。我須不是爲一半個金錢。全然是爲了你老自己。況且對著你老。從不曾道一句誑話虛言。又不曾有一次誤公失事……巴蘭道。那個。全然是真。仇利道。恁地時很好。但從今以後。我恰不能再如此模樣。我以前不論怎樣。說不明言。總是任性丟開。叫你老始終不知也罷。這也是爲了你老。當一件大事非同小可的心腸。但則如今須忍耐不下了。俺這左右鄰家的人。都暗地裏向你老奚落取笑。那一個不知道這個。我因此絮煩討厭說與你老聽。可也萬分

沒法。主婦夫人啊。他天天到什麼時候回來。這其中實在有大大不該的事咧。

巴蘭默然不語。好似發了癡。還不懂仇利的話似的。叱道：「不得胡言。你不能止住不說麼……仇利早已決定心腸。任是怎樣不能挽回。又道：我如今不論如何。再也不能不說。主婦夫人。和林佑純先生。幹了不仁不義的事。業已多時。不止一日一月了。我在門後。親眼見他兩人。接了好幾回吻。林佑純先生。倘若有錢。夫人斷然不和你老結爲夫婦。他爲了什麼。我是知道著。莫說這些兒。別的任是大小事情。我一五一十全然知覺。須瞞不過我。巴蘭陡的立起身來。臉色青蒼。猶如死人一樣。又叱道：你與我住。我住。住……若不住口……

仇利道。啊。我事到如今。即便怎樣。總要直說。夫人原是爲了錢財。這纔來到老爺家門之內。自從成婚日起。就一直欺侮主人著。他兩個人總是聯襟合手。主人一經記出。仔細一看。就分明了。夫人和主人。雖道是夫婦。但心裏實在不然。打從起初。本不將主人安在心裏。那是主人終身終世的事。眞眞沒個了局。我那天知道這件事。就立刻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咧。

巴蘭那時手叉著手。緊緊握住。只在屋裏這邊那邊的踱。也沒有別的話說。單高著嗓子。連聲叱喊『住口……住口』。無奈見老婢已是決定心腸。堅硬如鐵石一般。他主人的話。言一字也不曾入耳。那小孩佐治呢。起先只和啞吧一樣。儘

著呆看。後來無端啼哭起來。好似憤怒悲鳴似的。時時繞在父親身後。時時皺著肩頭。張開大口。發出大聲叫喊。

巴蘭聽見兒子哭聲。不覺激動萬分。又加上些憤懣奮勇之氣。說道。啐。傻子！小孩價沒有出息。嘴裏罵著。身子突然走到仇利那邊。舉起雙手。像似要打。仇利見了道。主人。若是要打。儘打便了。我是從小撫養主人的。我任是怎樣被打。但夫人欺侮主人。總是沒有結了。除非到死方休。主人的兒子。須到底不是主人的血統。這個萬古千年。不能改變的啊……

巴蘭被這幾句意外的話。當頭一擊。不知不覺。把雙手垂了下來。一片要打的氣勢。不知拋往那裏去。好似什麼事也不能明白一般。儘對著仇利。直立著面面相覷。還是仇利又道。

這孩子的父親。任是誰人。一眼瞥見。立地顯然明白。可不是像林佑純先生。却像誰人。只看眼睛與額角。也就認識。真個瞎子也撫摸得出來。不會差錯……

巴蘭將手撲的搭在仇利肩上。說道。畜生畜生！快出這屋子去。不出去。我就立地殺死！……出去！出去！一面罵著。一面用盡平生之力。突地向仇利一推。那仇利就此撞倒在喫飯桌子上面。那上面所有玻璃器具。打得粉碎。仇利兀自捧拾起來。仍安在桌子之上。巴蘭還要追趕過去。再提捉他起來。仇利一面逃避。嘴裏依舊說出激烈的話。道。主人今晚夜膳之後。姑且到外面去去。然後回來了瞧。那時我說的。真啊假啊。自然明白。恁地看時。主人就知道了。一路說罷。身

子已走到廚下門口。到底逃出了屋子。但巴蘭還在後面追趕。見仇利已閉了房門。當真也趕到寢室後頭樓梯上面。越發怒不可遏。連聲打門喊道。你與我即刻出門。離了我家。仇利在裏面答道。自必出去。不出這一下鐘之內。定然不在主人家中了。巴蘭聽了這話。這纔把住闌干上的小柱。緩緩下向梯子而行。回到客廳一看。佐治坐在地下。哭泣不休。也不過去睬他。隨咯咚一聲。坐下一張椅子。一雙迷離恍惚的眼睛。却迴顧在兒子那邊。想這是究竟如何。到底不明其故。眼也昏了。心也亂了。老婢說得那樣利害。總是莫得緣因。好半晌。把理性漸漸明白過來。猶如濁水忽然澄清一樣。覺得委實有些不妥的情形。突的兜上心來。

聽仇利的口風。那事非常明瞭。又有剛正無私的氣力。再回
心一想。又確是忠告善導。懷著一片赤膽忠心。當即定一定
神。回想從前過去。禁不住許多細微的事。浮到心頭。記得妻
子的言辭。林佑純的臉色。我一切都不曾留意。妻子每到夜
深。還要出外。這是一樁。他兩個人。往往同時不在家中。同時
不知出往何處。這是兩樁。他兩個人。都像沒興趣似的。那種
神情。總和尋常兩樣。好似暗地心通。這是三樁。這些事。如今
想來。覺得都是極爲緊要。更把從結婚以來。至今五年間的
生活。件件回想。幾乎要將每月每日的瑣事。一些不留的記
憶出來。後來凡是能夠記憶的不快不樂諸事。一起一起。猶
如蜂鍼般刺著腦筋。那時兒子佐治身上。已是眼巴巴拋忘。

無暇照顧。佐治却已哭罷。坐在絨氈之上。只因半天沒一個人去理會他。不覺又出聲哭了。巴蘭這纔聽見。跑近前去。抱起來在臉上接了幾回吻。暗想這孩子。如今橫豎是我所有。別的事任是怎樣。儘可聽他。他一面抱著。一面將嘴唇噪在佐治頭髮之上。心神略爲鎮定了些。低著聲氣說道。佐治啊。……噲。佐治呀。……乖兒子可愛人。……正在叫喊。忽地想出一件事。就是仇利說的。……是啊。他說是林佑純之子。……那個斷然不是老實講。俺巴蘭再也不能相信。佐治是我的兒子。任是比較。毫無可疑。那全然是下婢們捏造出來的惡口！隨又喊道。佐治呀。孩兒可愛的孩子。那佐治見父親歡喜他。也便歡喜。靜下來一些不鬧了。巴蘭此時覺得心口

的熱氣直衝到衣服外面來。原來愛情勇氣幸福的感念。一時涌滿心中。隨又將兒子在手裏略爲放離開些。仔細端詳一番。重又低聲叫喊佐治啊。可愛的兒子好幾番。可怪話猶未了。忽地又有一件事浮上心頭。起了疑竇。畢竟這孩子有沒像那林佑純的樣兒。

巴蘭心裏那時實在有不知什麼古怪的東西攪亂著。那猛烈的刺激直傳徧五體四支。全身骨肉一霎時變成冰樣寒冷。想嚶。倘然這孩子果然肖像林佑純可……再看佐治的臉。雖則在那裏笑。覺得有些淒然。巴蘭把亂滾亂轉的眼色直望著他看。十分留意。看他額腮口鼻等類。究竟那一件像似林佑純。他心裏擾亂著。眼光也歷亂。再不想有肖像之點。

但仇利說任是瞎子也能認識。恁地看時。定有什麼顯然分明的相類。斷不會錯！噎那一件。那一處地方。可是額麼。但林佑純的額角。很狹穿的。恁地必定是嘴。但林佑純原有鬚鬚。至於這孩子肥胖的腮顏。和林佑純撈腮鬚滿面的腮顏。可是像啊。不像啊。誰能判別來啊。如今我自己再也不能分辨。可知巴蘭心神越亂。眼中越是模糊。暗想今晚不如睡了。且待明天早晨起來時候。再行詳審一番。恁地一想。嘴裏咕嚕著。這孩子倘然肖著自己。可就安了心。一面胡謔。一面意欲走到鏡子之前。將佐治和自己相並。比較比較面顏。當即抱起佐治。細細認看。一會。不知不覺發出聲來。道。可是咧。偕兩個鼻子相同……噎。鼻子同了。你瞧。不是明明白白嗎……

……嘻。面相又是相同。但則且慢。佐治眼是青的。……據我看來。……嚶。怎麼樣。……我心氣狂了。……如今別的再看不上來。……我心氣狂了！隨即離開鏡前。走往客廳角上。將佐治安下安樂椅子。自己却另坐一張椅子上。呀的哭了。大有歎歎悲慨形狀。那小兒佐治受了驚慌。也被他惹得哭了起來。

那時門口的呼鈴。忽地鳴響有聲。巴蘭撲地跳躍起來。猶如彈丸出殼一般。喊道。回來了麼。怎麼樣。……說著。跑入自己屋裏。砰的關上了門。一會。那呼鈴又響。他又跳起來。這時纔恍然記得。仇利當必走了出去。女僕們一概不知。再沒有人過去開門。這恰如何是好。沒有法子。只得自己出去。

但身體不禁抖顫著。莫不是起了恐怖心麼。啊。正是……難道他還懼怕妻子麼。只見他如害了心病一般。躡著脚。屏著氣。偷行到門旁。停了脚步。側耳而聽。心臟裏覺得幾百個吊桶撲通撲通的上落。連脈息跳動聲音。自己也聽得見。再聽客廳上啊。兒子佐治依然在那裏啼哭。除了哭聲之外。別的什麼也不聽聞。那時頭頂上。忽然又有鳴鈴之聲。這一驚嚇。宛如半天裏落下一個開花爆烈彈。隨又跳起身來。手裏抓一個鑰匙。撥開了門。只見前面二層樓梯上。妻子恩利愛特和林佑純並肩而立。

妻子啊。滿臉憤怒之色。又隱隱罩著驚愕的形容。喊道。喔。怎的丈夫前來開門？仇利恰在那裏。巴蘭咽喉塞得緊緊。

呼吸的氣。急得非常。要想回答。也沒有回答的話。他妻子又接著道。你變成啞子了。仇利究在那裏？巴蘭遲疑好一會。纔開口道。他……他……不、不、不走了……這說話聲音。猶如吃子一般。他妻子約略含怒。依舊冷冷靜靜道。他走了。恰爲何來。爲什麼緣故。走往何處。巴蘭這時心裏。爲因方纔仇利對他無禮。還是厭惡氣憤非常。答道。哼。他簡直走了……我攆出去……他妻子道。仇利是你攆出去麼。著啊。你想必發了狂咧。巴蘭道。唔。我追趕出去的。他說了無禮的話。對著孩子。一些沒有愛護之心。他妻子道。仇利？巴蘭道。哼。仇利。他妻子又問道。爲什麼事。他說無禮的話。巴蘭道。爲了你。又問。我的事？巴蘭道。哼。晚飯焦了。你還不回來。他妻子道。爲

了那個仇利他說什麼呢……巴蘭道簡直放出含血噴人的惡口說你的事那個我不能告訴你……呀我不能對你說知……他妻子道究竟是說的什麼來巴蘭道如今再說實在不好他妻子道我不能不聽巴蘭道噯他說你麼是不守時刻沒有規矩沒有教訓的女子我和你結婚簡直是我的災難……

恩利愛特聽罷儘自己入了裏間屋裏似一些不在心中又一句話也不吐出口那林佑純跟在他後面砰的就快關了門脫下外衣投在椅子之上隨見恩利愛特又到他丈夫面前說道丈夫你他……說的什麼……我那……巴蘭臉色發了青還故意裝出沈靜模樣答道不論怎樣我不能說噯

他說你自知道。我也只能照他說的說罷了。爲他說了這話。我這纔將他撵出去。

恩利愛特幾乎要抓住丈夫鬍鬚。批他的臉。身體氣得發了抖擻。雖則沒有回答的話。但看丈夫的聲氣的舉動。恰是保護著自己。把干繫全推在仇利身上。實在有些可恨。這就一肚子不快活心情。隱隱和丈夫好似攻戰一般。問道。晚飯可上過麼。巴蘭道。等待著你咧。他妻子像似不耐煩。聳了聳肩膀道。過了七下半鐘。還要等待著。喳癡。我出去找訪個人。買些物件。有許多事情要做。不能回來。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麼。說著。忽地又想出時候遲誤的原因。從頭至尾。對丈夫數說。原來他爲因買些家具。走到非常遙遠的林奴街一

家店鋪。到得薩痕石爾曼大街。那時已過七點鐘。遇巧撞見林佑純。忽然眼睛有些發眩。不能獨行。兩人意欲一起到某家飯館裏吃些晚飯……誰知到得裏邊。又忽地想起要急急回來。爲因心裏著慌。只吃了些麵包和鳥肉。就此了結。巴蘭聽了。真是沒個來由。說道。那是當然之理。料想你也沒有失錯的事。

他兩人在那裏說話。好半天閃在恩利愛特身後。一句話也不說的林佑純。直到此時。纔踱上前來。插嘴道。呀。足下心氣很好咧。意欲和巴蘭行禮。伸出一隻手來。巴蘭就也握手。答他一禮。心平氣和的道。哈。很好。恩利愛特起先聽他丈夫那末了兒一句話。恰還不曾丟開。問道。料想沒有失誤！爲什

麼丈夫忽然說出這失誤兩個字來。究竟是什麼意思。巴蘭連忙謝罪道。呀。我任你怎樣來遲。也毫不放在心裏。我總說那些事斷不是你的過處。他妻子依然不肯干休。扳住了丈夫的話。定要和他爭論。又道。怎麼。我雖則回來遲了？……我到半夜一下鐘回來時候也有。不止一次。難不成沒有知道看見麼。巴蘭道。斷沒有那種意思。只因沒別的話說。這纔說來遲的話。你說六下半鐘回來。到得八下半回來。遲是一定遲了。……如今細情既然分明。不論怎樣。再也不去理會。但則除了說遲之外。不是沒有別的話說麼。他妻子道。恁地時。你的話言。今晚定然要說到天明了。巴蘭道。咦呀。這是怎

恩利愛特見他丈夫再三屈服。不敢囂張。正平氣下來。意欲仍回房去。忽地纔留心聽到孩子佐治的啼哭。那語氣還是冷悄悄的。道孩子怎麼樣了。巴蘭道。仇利說一切不管。他妻子喊道。詫異。那畜生不管。却將孩子怎樣。巴蘭道。別的什麼也不幹。爲此我攆他出門。

恩利愛特走入飯廳。要看佐治。只見桌子上面。葡萄酒一瓶。還篩滿著。酒壺等類。早已破碎。鹽碟子又顛倒滿地。吃了一驚。停住脚步。問道。這亂暴的事。是誰幹的。巴蘭應那是仇利……他妻子道。當真無法無天。到這步田地麼。仇利說我做那喪廉沒恥的事。他恰膽大潑天。打我孩兒。碎我器皿。顛倒攪亂我家中。這種情形。難不成你還道他是理所當然麼。巴

蘭道。那是那樣話來。爲此攆趕他出去啊。他妻子道。果然攆出是攆出了。但這些東西物件。難不成就此了結。也不罰他賠償麼。既出這樣亂子。應該喚警察前來。纔是正理。巴蘭道。話雖如此……但那時又苦於不能。真是沒來由……呼喚警察。恰有些爲難。他妻子聽了這話。也縮了縮肩膀。覺得有些面子不大好看。

一會又駁難道。當真是啊。你除了我佛慈悲待人憐憫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麼。既沒心思。又不著實辦理。只平白地放他走了罷休。看來仇利對你。定說了不知什麼有趣味的話。你恁地好待於他。說罷。開了客廳的門。走近兒子身旁。抱起來。連接幾個吻。一面說道。佐治啊。怎麼樣。喔。歡喜你咧。巴

蘭在旁問道。賢妻。你瞧著怎樣。連問好幾次。他妻子總是不答。和孩子玩了一會。這纔指著巴蘭對佐治道。仇利可曾打阿爹麼。說著。又看看丈夫的臉。這纔將一片憤怒形容。拋撇開去。禁不住現出笑容。眼睛一點柔情。傳到雙頰之上。不知不覺上嘴唇展了。鼻孔開了。嚶嚶鳥嚀的笑聲。望嗓子裏透了出來。一楞雪白的牙齒之間。還溢出一股清香之氣。那巴蘭不但不能開懷。反倒咬緊牙齒不放。只聽他妻子又笑道。哈哈。仇利……仇利簡直敢打家主人。有趣有趣。林佑純先生聽見麼。仇利仇利。打家主人。啊啲啲。真真可笑極了。巴蘭連忙說道。呀呀。那是假的。那是假的。正正鬧個相反。我追趕仇利。過於勇猛。連桌子也撞倒。把桌上的東西都打破。

了。那孩子何曾看見他那裏敢打我。巴蘭抗辯之後。他妻子又問小兒道。這個孩兒。仇利可倒底打阿爹麼。那孩子毫不變相。答道。是仇利打咧。話剛說完。恩利愛特忽然不知想到別的什麼事。說道。那可是咧。這孩子還不曾吃過晚飯。這孩兒啊。什麼也不吃麼？孩子應道。沒有。恩利愛特霎時又變了色。對著丈夫道。你真真發了癲狂。這會兒已是八下半鐘。佐治還不曾吃過！

巴蘭被這一下子。弄得一字也分辯不得。身上猶如披了一件鍼氈。除了謝過之外。沒了別法。說道。雖則恁地啊。你不在時。也沒心想到吃飯。爲此儘等待著。因你天天回家得晚。時時刻刻。總想就回來了。他妻子也不理會於他。陡把頭上帽

子。褪了下來。丟在椅上。發出吼怒的聲音。道。老實說。任是什麼事。也不理會。簡直一件也料量不出來。我自己一個人。對著這等毫沒用處的人。你道能耐麼。我倘然夜間十二下鐘回來。這孩子直到那時。也一些不吃麼。我回來雖則過了七下半。但有許多要事。你當真不知麼……

巴蘭這時忍耐不住。怒氣勃勃。也衝了起來。身體抖顫著。還是林佑純夾入中間。對著女的道。那全是你的不好。巴蘭先生。爲因你從不曾像這樣過遲。等待你回來。那能算是失錯。況且仇利既經出去。他獨自一人。怎能件件幹到麼。林佑純任是勸他。無奈恩利愛特非常盛怒。索地肆口大言道。做家主的不能幹。那真是沒法。我因不能幫助。只得讓給家主。嘴

裏說著。心裏把孩子沒有吃飯的事也全忘了。自己走入住房。林佑純不跟進去。恰幫著巴蘭拾起桌上散著的玻璃碎片。又另拿過些盤盞刀叉等物。那孩子自己坐在高椅子上。旁邊巴蘭意欲去喚女僕們來伺候他。那些女僕爲因不聽見佐治屋裏有甚麼響聲。只道無事。及至聽得傳喚。反倒似出於意外的走了入來。看見情形。連忙去拿了麵包羊肉馬鈴薯等物。安在小主人面前。

巴蘭心裏雖則慙亂。也只得坐在兒子旁邊。勉強吃些。無奈咽喉好似生了癢瘋。真是囫圇吞下。這時忽然想到。坐在那裏切麵包的林佑純面貌。究竟像不像我兒形容。一心一意要想仔細辨他一辨。但一時實在不便擡眼。過了一會。決定

心腸。使出尖銳的眼光。向他瞥了一瞥。須知往常是看慣他的面顏。如今換了眼光一看。登然和心中預想全然相差。那時任是極細極微之處。也看得周到。連飯食也不吃。直望著孩子面顏那邊。忽然耳朵裏轟鳴起來。好像有人對他細語。道『這孩子的父親！這孩子的父親！這孩子的父親！』

只要心臟裏一動。就聽這話聲湊上前來。是啊。那男子……

桌子那邊側著的男子。我這無罪無孽兒子佐治的真父親。

！巴蘭吃到當中。就停止了。如今什麼也不能動。只覺淒然苦痛。爬搔臟腑之中。哭也哭不出。喊又喊不出。真真比小刀刺透心胸。還要難受。

噯。這難道是命該如此麼。巴蘭只低著頭。想林佑純是否佐

治的父親。又想到第二天早晨。又一起同著吃飯。一起往街上。去。夜間又上牀睡覺。這個能穀麼。怎麼！任是一步也不能穀。那末任是穿著衣服。任是思想什麼。任是對別人講說。到底件件不能！他天天時時刻刻。只焦慮縈縈。要想發覺這件淒慘的祕密事情。那天真爛熯的小兒。噯。可憐啊。可憐。如果真是別人的兒子。我這時時向他接吻。時時抱著游行。恰爲何來。看來不如將他捨了。我自己也樂得圖得灑落快活。外邊譏誚我的話。也不致再灌入我耳朵裏來。

正在迷惑打算。忽聽有開門聲音。巴蘭撲的跳起。已見他妻子走了入來。一面問道。喔。林佑純先生。你也說到這裏。略爲躊躇。林佑純答道。是啊。我也肚子餓了。意思之間。似乎叫

恩利愛特拿過羊肉來。旁邊巴蘭獨自個心中轉念道。他兩個要吃晚飯麼。難不成在外間私會。因此遲了麼。

兩個人果然同吃晚飯。恩利愛特這時神色十分沈靜。他丈夫一面傻笑。一面胡謔。恰暗地偷覷他的面顏。只見穿一件白組絲飾著花邊淡紅的褻衣。桃花色的香腮。襯著凝犀的粉頸。膚肉很爲豐滿。一股幽香氣息。從那多情衣服之內。透露出來。滿口貝殼牙齒。現得一綰銀白。巴蘭見他兩人恁地厮並著。神情大爲不堪。但不能察出他們暗中仔細事情。恰便怎樣。倘若起初就欺瞞著我。如今他兩個還必定譏笑我咧。難不成爲因我先人遺下幾多家產。這纔愚弄於我。暗地遂他們的很願麼。怎的知人知面不知心。人的心底裏。這等

難得看見麼。世間的人心。這等欺詐。毫不知道法律仁義。這是何故。那由真情出來的。和假意出來的話聲。又何故不見兩樣。欺人的眼光。和那真心。何故相同。巴蘭自此以後。連他兩人的舉動言語。直到神情。一概加意留心。意欲突地在今晚驚嚇驚嚇他們。隨對著他妻子道。那麼。仇利去了。我今天意欲找個代他職司的人。不論到怎麼時候。也管不得。我這會兒出去。若晚間過遲。就不回家了。他妻子答道。好。請去便了。我就不出去。在家守門。林佑純先生在這裏。俺兩個儘著等待。說著。又回頭向女僕吩咐道。佐治就把他睡在牀上也得。這時沒有別事。你下去罷。

巴蘭立起身來。脚步發了顛。蹣跚踉蹌。眩暈不堪。一面說恁

地後來再……一面已出了屋子。只覺地上猶如海裏的船一般。顛簸動搖。將兩手扶在壁上行走。隨後佐治就有女僕抱了去。恩利愛特和林佑純走到客廳。閉上了門。男子先低聲道。你怎的苛待丈夫。真是沒有見識。那女的道。你不留神。不知道內中細情。你是當我丈夫和聖人一般。待他非常的好。我恰十二分厭惡。叫做沒有法子。

林佑純坐在安樂椅子。兩脚叉了。又道。待他和聖人一般。那是沒來由的話。咱們兩口兒既恁地關聯。你恰從早到晚一味和那人抗爭。道不得是可憐可笑。女的在火爐架上取過一支捲煙。燃了火。答道。既如是。我什麼也不抗爭。恰丈夫那樣蠢愚。我實在要生氣。從今以後。我依舊勉強好好待他。便

了。話未說完。男的便接著道。呀。你那種想頭。實在蠢笨。做女
子的。到底不能那樣。你且細想想。第一層。那人是第一等
親熱的人。生來是善良情性。並不阻擋咱們兩個人。從不曾
懷疑生惑。咱兩人任到何時。也不用憂急。儘著接平日的模
樣度日。那還不好嗎。你若無端惹氣於他。萬一於咱兩人身
上起了不利。恰便怎樣。你難道不想想麼。

女的對男的道。你真個著了念四分的急。難不成你做大丈
夫。膽怯到恁地麼。連那樣沒出息的人。也要怕懼於他。男的
撲地跳起來。略爲高聲道。究竟那人是怎樣一個人。你又爲
何恨他到那步田地。你且說與我聽。那人欺侮於你啊。還是
毆打你啊。還是和別的女子。有什麼來往私情呢。只因他生

性善良。所以吃了虧苦。你自己對丈夫幹了不端。還要憎惡他。未免太很了。恩利愛特聽罷。突走近林佑純。身前面緊對面。直望著他面顏。諺道。那個你責我對不起家主麼。噯。你？你？……你的心。不知怎樣污穢咧。男的略略帶羞。要想剖辯自己。說道。再沒有責你的理。但咱們兩口兒。必須常常得他相信。纔是要著。因此我和你。要商量個好好看待他的方法。

那時兩人覲著面。挨著身。男的是背脊很高。面色淡黑。嘴上蓄著長八字鬚。一望而知是個大大得意的人。好一副優然風采。女的呢。嬌小身軀。美麗得原可稱巴黎有名美婦。一半像是守店女子。一半像是不明不白曖昧黨的婦人。原來西

洋風氣。商賣店鋪。總有一兩個嬌美婦女當前。藉此招引買客。這叫做守店女子。那曖昧黨。乃是一種踪跡詭祕。不甚正道。似妓非妓的婦人。

當下女的又道。你不明白麼。你見麼。像那樣人。要我做他妻房。真叫我嫌惡得不耐煩……老實一句話。我須要金錢買的。那人嘴裏說的。直到心裏想的。我都不以為然。成天價惱我的神經。若說你。那纔是親熱。纔是真心。除了你。要叫我做那人妻子。我是始終生死不願意。雖道我兩人的交情。毫無阻礙。但到底不能不刻刻留意於他……爲此……爲此……

……呀。第一層。我兩人事。若說可以放膽而行。那是傻話。不知利害。那人雖則不甚嫉妬。但你道他真個永遠不知林佑

純先生是我情夫。豈不是大大的癡獸麼。

林佑純不禁笑道。只要你幹好。使大家安然無事。那就好。女的道。那個自然。我斷不致將無事鬧成有事。如今已是很好。又何必那樣著急呢。至於我怎樣嫌惡於他。又怎樣爲了家主憤怒生氣。你恰一些不知。那不是奇怪的事麼。你和我家主要好非常。向他親親熱熱的握手……做男子的。當真常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男的道。那個麼。面子上假裝的人情。你原來不知道。不得你是不通世故。女的道。咦。說什麼假裝。簡直是真情便了。男子每每瞞著旁人。和別人要好。嘴裏總說得蜂蜜樣甜。但凡可以瞞的。沒有不儘瞞到底。惟有做女子的。一朝和那男子不對。始終還是一式。任是海枯石爛。總

嫌惡著那人。男的道。我的意見。以爲那人妻房。既變成我的。別的什麼事也不妨含糊些兒。還有什麼嫌惡的去處。女的道。你正想得個反對你？男子有許多不懂真情的。那情分。肚子裏雖想著。嘴裏恰不說……況且也不能說呀。你終是不解。說的話全然隔膜。可知做男子的。不知真情好歹。說罷。那姦婦發出一股柔情。又帶著輕藐形容。只是憨笑。隨走近男的身旁。將手搭在他肩上。地位正在立鏡之前。時鐘之後。看著好似男女兩人。扭結在一處模樣。

那時心神迷惑。什麼東西也不入兩人耳朵裏來。那些開鎖聲音。開門氣息。更是一些不會聽見。不意恩利愛特忽地揚聲高喊。兩手突然將林佑純一推。離得老遠。慌亂之中。張眼

一看只見巴蘭矗立在面前。臉上變成紫血一般。向這邊睨看。靴子也不穿。帽子也不戴。身子也不動。那眼光直向他兩人。碯碌碯碌來往迴轉的看。賽過電光。氣色宛如狂人。半句話也不言語。那模樣簡直要揪住林佑純立地將他絞殺似的。用盡生平之力。礮的衝倒在屋子角上。一把揪住不放。這裏林佑純早已失了氣力。拿手擊了一個空。頭撞在身後壁上。上恩利愛特見情夫要被丈夫打死。將身向丈夫撲來。一把攔住脖子。駛起優美薔薇色的指尖。幾乎將指爪一齊刺入肉中。爪下邊的血。登時望外直湧。恩利愛特原是一身拚命。上前巴蘭被他攔住咽喉。氣也轉不過來。當即放開林佑純。回手擒住女的腰。用個承露托盤勢。那麼一送。女的直顛躓。

到客廳一面壁上。撞個背面滿懷。

可知正直善良的人。激於性情。不過一時之事。巴蘭撲打一番。有些力竭。隨即呼呼喘息。立在兩個人中間。那一股猛獸般的憤懣之氣。已如水泡一般。消得無踪。好一會不做聲。這纔叫道。與我出去！你兩人一同……出去！林佑純儘著靠在屋角壁上。肚裏驚嚇情形。還是不曾稍解。恩利愛特將手搭在小圓桌上。頭髮彎彎曲曲。披上額前。胸前衣服。已是解開。露出桃花色的肌膚。養著氣一些不動。巴蘭益發怒氣高聲道。怎麼樣。快些出去！出外邊去！他妻子見丈夫起初盛怒。此時已過了。火稍微復了些勇氣。立起身來。走進兩步。打側面向他丈夫道。你害了瘋癲麼。究竟怎樣。爲什麼恁

地亂暴。巴蘭瞪著眼。握緊了拳頭。叱道。嚇嚇幹的好事。還要我說麼。我一概聽得分明。一概……唔唔。原來如此。什麼也聽見了。畜生與我出外邊去。兩人一齊與我出去。不出去啊。立地殺了。快些走。

如今最無益了。他兩人說的話。巴蘭一概知道。再也不能分辨。這時除了服從之外。再沒別法。恩利愛特當時又回兇很的本性。一股嫌惡丈夫之念。又如火般焚燒。膽子益發大了。勉強鎮定。和和平平的道。噎。若說趕出我和林佑純先生。咱們須一起到你宿屋裏去。恩利愛特這話。原是試他一試。林佑純身子動也不動。巴蘭格外激烈。又道。走啊。畜生不走啊。不走啊。哼。說著。攬起旁邊一張椅子。在頭上繞了幾繞。

恩利愛特舉步橫過屋中。抓住情人的手腕。望外就走。說道：你出去麼……他是瘋人麼……你出去麼。當即送到門口。回望他丈夫那邊。暗想我出門之前。怎樣安排是好。怎樣纔能夠不傷丈夫的心。正在想著。忽地又轉了一念。一股很毒心腸。無端浮上心來。益發肆無忌憚。回身入來。對丈夫道。哦。哦。既如此。我須帶著兒子一起走。

巴蘭一面憤怒。一面咆哮。叱道。怎麼。你的兒子。這能算是你的兒子麼。走。畜生！出去！女的。早是含著笑容。似欲報讐模樣。走近丈夫身前。又將臉湊得很近。說道。我定要我的兒子。你須沒有帶那孩子的權利。這須不是你的骨血……你知道麼。那孩子。不是你的兒子。乃是林佑純先生的兒子。巴

蘭眼前發了昏。罵道：「胡說畜生！女的也罵道：「傻子！除了你一個別的那一個人不知哪。你是那孩子的父親嗎？乃是我的。一眼看著就能明白。你不妨比較比較……」巴蘭向後邊退了幾步，忽地在身後拿一枝蠟燭，跑入裏間屋裏，不一會抱出一個用寢衣裹著的佐治出來。那佐治出其不意被父親驚醒起來，哭得不得了。巴蘭隨即刷的一丟，投在恩利愛特手裏。一言不發，擡頭一看，林佑純依然立在二層樓梯上等待。當即又是一推，將女的推到樓梯那邊。隨後關上門，加了兩重鎖，鎖上又扣了螺旋釘。走到客廳，一張牀上仆的倒了。

巴蘭從此以後，變成獨自單身……自從和妻子相離，過了

五個禮拜。那生涯究竟兩樣。別的倒還猶可。惟有那小兒的事。實在煩惱不堪。夜間獨坐家中。常常恍惚聽得呼喚阿爹聲音。一經聽見。心神驚悸。登卽直立起來。恰又找尋不見。又想不知什麼時候。或者有個機會。得能歸來。有時聽得聲響。立卽過去開門。連個影子也沒有。這纔覺道自己聽官沈迷。重靠在椅子上。想那小兒的事。約摸這幾時之中。全然爲了他神疲精涸。回憶從前。或是接吻啊。或是抱著喚幾聲可愛啊。或是坐在膝上。顛躍起來。這些情形。都在眼前目下。如今儘著懷想。不但由道義倫理而來。更染成肉體上的習慣。覺得身邊陡少一件玩好東西。一時一刻也離他不得。因此他脖子周圍。像是有孩子的小腕。伸了過來。鬍鬚之上。像是有

孩子的小嘴親了過來。臉腮之上。像是有孩子柔軟的頭髮。簸刷過來。那種神情好似一個情婦脫逃。終日裏懷思戀慕。又自己常問自己道。我究竟可是佐治的父親麼。一天工夫。總要纏那麼幾百次。夜間更是恍恍惚惚。疑鬼疑人。一時說不肖像。

又想那孩子。恩利愛特說是林佑純的骨肉。更不免有些狐疑。料想恩利愛特的話。斷不足信。不過故意和我爭抗。使我傷心失望罷了。恁地一想。見得妻子的話。定然是假。再想這事能夠道出真情的。惟有林佑純一人。怎樣纔能將真情發覺呢。倘若要問林佑純。使他老實招認。又怎地纔能沒有虛言呢。

巴蘭轉了一轉。就把心思轉到林佑純身上。除非去找林佑純。纔得分明。但我若果然是他父親。這孩子無端被他們取去。恰便如何。想來想去。沒有措施之法！但真父和假父。對孩子接吻形容。自必兩樣。我往常只閃在戶後。張望他兩人模樣。就能看出根苗。恰爲什麼。從前不留意留意。倘若林佑純和佐治同在之時。抱在身上。並不急急忙忙向他接吻。或是同遊時候。並不怎樣關心愛他。只和平常一樣。這等情形。可知斷不是孩子的真父。到那天趕他母親出去時候。我自將孩子留下。不肯放手。此時何等滿足開懷。

巴蘭睡在牀中。幾次三番。輾轉反側。想到後來。除非我和那孩子試驗試驗。纔見分明。中國是用滴血之法明天早晨。且到法官那

裏。求他幫忙助力。將佐治奪取回來。剛剛決定心腸。忽又轉了別念。林佑純既是恩利愛特的情夫。打起初那女的就真心看待於他。委身盡意。理所必然。我這裏是始終交情冷淡。毫無繫戀之情。恁地看來。自然該是他情夫的骨血。我恰將著他人之子。磕頭膜拜去求索回來。圖著什麼。我從前那番撫養愛護。那樣和他親熱接吻。聽他那樣叫喚阿爹。真是夢裏做夢。冷汗交流！噯。我甯可做成孤獨而生。孤獨而老。孤獨而死的好。

從此以後。每天每晚。又是疑惑。又是苦痛。更可厭的。黃昏半夜的悲傷。這時候。一股悲哀之感。猶如洪水直望心頭洶湧。那失望失意之氣。猶如瀑布直望腦裏沖流。住的是一條僻

靜的冷街。淒寂陰森。毫無人氣。惟見這邊那邊。時時露出煤氣燈。蘭泊燈光。有時有那獨無伴侶的腳步聲。遠遠向門外踱過。有時還有些竊盜小人。在前面聽來。步履極緩。從後面來的模樣。恰是迅速非常。這種陰鬱情形。簡直像是鬼世界。巴蘭有時不知不覺。向燈光照耀地界熱鬧的街道走去。到得一處。見燈火如樹林般密。賓客雜沓紛紜。一家大酒飯館。無意間踱了進去。揀一張小小圓桌子座位坐下。叫拿啤酒來。只管囁嚅的飲。飲得忘了時辰。店小二從旁走來。似乎嫌惡模樣。啟道。貴客。小店要收拾上門了。說罷。把空桌子一張一張堆疊起來。又將煤氣燈一盞一盞息滅了。隨將錢櫃抽斗抽開。算一算銀錢。臉色很不大快活。這就走了出去。還自

咕嚕著道。又有不知飲到什麼時候的人。當真想咱們這裏過宿麼！巴蘭見如此情形。也不能再行耽誤。當即喚小二過來。算了錢鈔。

獨自一個出門。走上黑暗的街道。不覺孩子佐治。又衝上心來。十二分煩惱。想我到底可是他父親麼。一路想著。一路走過一家大旅館。名叫批亞忽爾。擡頭一看。迴然和外邊寂靜的不同。接連不斷的客人。擠來擁去。非常熱鬧。捲煙的煙氣。猶如噴雲。望上直沖到半天裏。當即進去向掌櫃說。意欲找一間好的客房。寄住寄住。如今第一是仗著啤酒。解解憂愁。從今以後。成天價在這裏找尋生活。早晨起來。一直走到那裏。一會就隨便吃些飯。到午刻十二下鐘。總據著一張大理

石的桌子。日以為常。那店小二到此時候。就拿過盃呀。盤呀。手巾呀。菜飯啊。一齊送來。吃罷之後。慢慢地喝一盃咖啡。及至咖啡喝完。眼睛又注到白蘭提酒瓶。直打開來。這一飲定要飲到一二個時辰。先將來嘗一嘗酒味。將白蘭提送到唇邊。仰著面咕咚一口咽了下去。這纔放下。漸漸淺斟低酌。覺得先過咽喉。後入胃裏。約摸飲過三四小盃。有些醉意了。頭垂掛在胸前。眼睛倦閉睡熟了。一忽醒來。嘴裏酒氣未散。但覺得索然無味。只得將早晨看過的新聞紙。取在手裏。再從頭至尾重看一遍。自四下鐘到五下之交。為想吸些清鮮的空氣。到大街上散步一回。緩緩歸來。依然入了老占那個座兒。開白蘭提酒喝。內中有些每天必來的飲客。就坐近來談

論談論。無非是本日社會上事的品評。以及政界的大事等類。到過了午餐時候。總是和每天一律相同。定要到了收店關門。這纔沒奈何出去。從此不能不走那漆黑街道。回到自己空虛家屋之中。這種情形。實在難爲巴蘭忍受。兼且什麼親戚朋友。總因想著自己過去的事。無顏再見他人。一切個個遠避了不見。但則自己家下。簡直和地獄一般。惟有寄住那家大旅館裏。在那有無數止宿之人。經過往來的階下。揀賃一間上等的室。住在這個所在。須不比家中岑寂。四面是六幫旅客住著。鄰屋的話聲也聽得見。這一天夜已深了。出了房門。踱到長而又寬的廊下。見間間房門都閉得緊緊。他就往來躑躅。鑽穴相窺。聊解鬱悶。但不論那間屋裏。打外面張

看入去。都是兩雙靴子。廝並在一堆。一雙大男靴之側。總有一雙小女靴。怎禁得覩物傷情。悲從中起。料想此靴主人。定享著天地間第一等幸福。那一間溫而又柔的寢牀之上。可知有兩個人連枝並蒂。交枕而眠。

如此如此。光陰迅速。倏忽過了五年。嚶。那五年之中。巴蘭的生涯。你道怎樣。他是一兩個鐘點之內。要費用四十個法郎。出了這多錢財。算買得這樣一個境遇。成天到晚。總是一般無二。此外什麼事情也沒有。有一天。他素常到馬特里奴與都洛街頭散步之時。忽地意外遇見一個婦人。不覺惹動心經。凝神細視。原來和一位背高紳士。帶一個小兒。大家提撕作伴。共是三人。向他對面而來。咦。恍惚形色很熟。總不知在

那裏見過。後來細看那女子的手腳形狀。這纔想去全然是他的妻子恩利愛特同伴的。乃是林佑純那小兒正是他兒子佐治。這一下子。陡然臟腑裏猶如戰鼓。搥打起來。氣息也登時促了。急切中想定一計。隨即回身跟追。瞥眼一見他三個人一大家族。乃是中等門第人家氣象。恩利愛特身靠著林佑純手腕。低聲言語。恰時時打側面看他面顏。巴蘭打後邊看見他側面。只覺嘴脣顫動模樣。倩笑的模樣。以及五官四肢等等。那美麗纏綿景象。依然猶是五六年。前並不差異。還有一件經心的。是那個小兒。身段也長了。體魄也健了。但只不能見他面顏。單看見長而優美的捲髮。兩腳露出。宛然大人。隨著母親身旁走。覺得背脊很高。

三個人走到一家店鋪門前。就此立定。巴蘭這纔細細端詳一番。林佑純已是白髮疏疏。身體也瘦瘠得多。定是半老了。他妻子反比從前還少。軀格也肥胖得多。佐治呢。全然和先前不同。他三個人都並不留意。是巴蘭不一會。重又回了出來。依舊聯袂而行。巴蘭忽地打緊幾步。趕過他們前邊。回過頭來。從旁打個照面。和佐治身邊挨擦而過。那模樣簡直要夾住佐治。就此逃跑。佐治不覺轉過頭來。不知誰人。唐突於他。恰見是一個沒有骨氣的男子。立地圓撐兩眼。勃然大怒。巴蘭知道不妙。連忙三步兩跳。遠遠離開。暗想他若告訴妻子。和林佑純知道。可壞了大事。這就和竊賊一般。沒命的飛逃。儘著向那家酒肆一邊走。到得那裏。喘息著望椅子上便

倒。當晚肚子裏牢騷滿腹。又喝了三四盃阿蒲星斯。

這一天受下暗暗的苦痛。從此四個月以內不能拋忘。只覺天天夜間。和他們父母子三個人……相伴同在一起。每逢日間出到大街散步。眼睛裏看見的景狀。處處有這幻想跟隨著。寸步不離。永遠不滅。而且更結成以後苦惱恐怖的種子。那無罪無孽的佐治。從前和我怎樣親愛。怎樣可憐。如今我二人好似斷了緣分一般。看見我的形容。不但不似先前支開兩手前來就我。反倒怒氣勃勃。瞪眼看我。猶如讐人一般。

如此過了四個月。這心神纔漸漸靜定下來。晚間所見的幻影也模糊著不明不白。惟有時睡沈了。日上三竿。還迷惑不

能起來。起來之後。就靠上大理石桌子。飲那啤酒。簡直變成一個極懶極惰的人。但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得過且過。一天到晚。在捲烟煙霧叢中過活。煤氣燈光之下。看他頭髮。已是斑白稀疏。若說正經事情。無非一禮拜沐浴一次。兩禮拜上理髮鋪。薙髮一次。或是戴一頂新帽。或是換一件新衣。走到酒飯館裏時。不曾入座。先對著一面大著衣鏡。好幾次脫下帽子。仔細端詳。端詳一回。又向坐在一旁。很爲親熱的酒館侍女問道。我這身段形容。可相配不配啊。天天如此。日日這般。

一年工夫之中。偶然有二三回。隨喜到戲劇場。看幾齣有趣演戲。到得夏天時。時時過轄痕雪利瑞大街。一個音樂會門外。

往往聽到天明。回寓之後。覺得歌唱聲調。依然像在耳朵裏。有好幾個禮拜。肚子裏儘著低徊三復。來往沈吟。到得飲啤酒時候。更有些興高采烈。將脚尖來當做拍板。放出小聲擊節而歌。這種情形。一年一年的過去。別的再沒有什麼事。但則天地淒切。景物催人。他這樁不幸的事。倏忽已經過二十載光陰。到得這時。把從前那千般萬種悲傷情事。反倒忘了。竟沒有重想起來的時候。心神啊。恍惚得猶如隔世。身軀啊。憔悴得好似枯柴。那家酒飯館主人。反覺看了可憐。十分不忍。當即發出一片忠誠之心。懇懇摯摯勸道。巴蘭先生。你老須要保養保養。且往那清淨寂靜的鄉村間。消遣消遣如何。你老不知。這三四個月來。大大的變了景象了。這些話。和他

也說了不止一次。有時巴蘭出門之後。那侍女又常常對主人道。那巴蘭先生。真真可憐可憫。也不似現世的人。住在這巴黎城中。可沒有一絲一毫樂趣。你道侍女爲何也說這些話。原來酒飯館的侍女。專伺候那些花花綠綠的豪貴客人。終日任情取樂。如今巴蘭已是風前之燭。草上之霜。真個陰盛陽衰了。無人氣。因此那侍女。不論巴蘭來往出入。總是三言四語。刺刺不休。每逢他回來靜坐飲酒之時。他又夾上去苦口相勸。說道。主人怎不定個計算。到那空氣好的處。在游行游行呢。遇見天氣好的時候。那鄉村田舍間。纔叫有趣咧。啊啊。我若有些福命。定要在鄉村之中。去找生活的。可知巴蘭終年關閉在店鋪之內。眼睛裏所見的。惟有街市。

上熱鬧嘈雜的模樣。那鄉村間幽閒快活的趣味。只有夜間夢裏還能覓見到些須。什麼四面八方的樹陰啊。牧場裏照得朗爽的日光啊。清而又淺的小溪川啊。草地上面母牛倦臥的景狀啊。直到青的紅的黃的紫的以及此外百十種美麗薰蒸的奇花。一路閒步。一路採摘。都現得逼真逼肖。又加那侍女不斷向巴蘭數說田園生活的好處。巴蘭自然歡喜聽他。這就把一點老心漸漸移到田舍之上。有一天早晨。向侍女問道。這巴黎附近之處。那裏有什麼好喫食的地方。你可知道麼。侍女答道。請到那聖瑞爾門平地就好。那裏是最有趣的去處。巴蘭一想。聖瑞爾門恍惚地名很熟。原來從前和妻子訂婚之際。曾經到那裏一次。如今聽見侍女提起。登

卽定下心腸。要走一躺試試。當下日期定下禮拜日。雖則不是緊要大事。但巴黎風俗。不論誰人。任是一禮拜中更沒正事。恰大概總是禮拜日出外玩遊。且說到得禮拜那天早晨。巴蘭果然搭坐火車。到聖瑞爾門。那時節正是八月初旬。天氣晴朗。炎暑酷烈。中國西八月正是身坐在火車窗口。只見那鐵路岸邊的樹木。和家家不同的小人家。飛星掣電也似過去。一會覺得有些口渴。來到一處車棧。下車出外。走入車棧頭一家喫食鋪子。喝了兩三盃啤酒。重又上車。覺得行程很長。若是眼前看見不動的景物。好似已過了好幾天。可知他坐在非常迅速的車上。自己身子不動。但見車旁的東西。如飛般的行。精疲力衰。實在非常困苦。

但則火車一旁。色伊奴河的景致。眺望得十分開懷。西耶都橋下的小艇。猶如露出幾隻手腕一般。有三四艘。舟子爭著打槳。駛得很快。搶先奪後。更是活潑潑地。神思非常清新。過了這色伊奴河。從此火車就入了隧道。名叫地底鐵路。及至出得隧道。就是聖瑞爾門火車棧。巴蘭待抵泊拉忒忽姆。就挨身下車。已是疲倦不堪。兩手叉在後邊。緩緩向平坦之處閒步過去。佇立在鐵闌干畔。遙遙眺望那邊。只見一片無邊的曠原。和了一望無涯的大海。杳無痕跡。接連不斷。再看一叢衆綠之間。像似有街頭市面。人家排列得稠密。幾個村落。一點一點。散處周圍。幾條白蜿蜒般的道路。這邊那邊。八達四通。處處叢樹茂林。翳鬱箐密。波齊奈池。光華閃閃。好似雪

練銀屏。桑那亞和阿爾純都幽等遠山。襯著明霞。變成蔚藍之色。淡煙籠鎖。看不分明。溫暖的日光。一無障礙。包裹著千變萬化的景色。色伊奴河圍繞著正正斜斜村落之間。在那平原之中。宛然一條大蛇。蜿蜒盤繞。巴蘭一面將景色送到眼裏。一面被微風吹入身中。不覺自言自語道。真個好去處。又過去兩三步。立定下來。迴望四邊。對著這鄉村田舍顯出的光明。忽地一縷神思。觸起來。覺得我這苦命巴蘭。從此該當從那危難煩惱之中。遇救超脫。回想從前那二十年以來。在酒飯館裏。度那沒趣沒味不生不死的淒涼歲月！如今孑然一身。也和別人一般。出脚遠行。到這不知幾多海程的他鄉異國。在傑大世界之上。既無家族。又無友朋。又無指望。

又無思慕。惟有儘著喝那啤酒。直待死期到來。我又何須享這清閒幽靜的幸福。恁地一想。忽然又自興悲。轉個念頭。意欲急急忙忙。回巴黎市中歸隱。依舊到酒飯館裏。痛飲那一滴。何曾到九泉的醇醪。那時夢想和慾望兩樣。被平原上日光。照得重復湧上心來。倘然久居此地。定然要患失心瘋。當卽趕忙向恩利地方攬程而進。

到得那邊。走入一座園亭。四面都是田園景色。據著一張小案桌。喚取喫食東西。內中有別的客人。來占了近旁的桌子。他見有了侶伴。那心氣略略凝定些兒。擡頭一看。見右旁有。一起三個客人。一同坐下。也就不甚在意。不過兩三次順便。轉頭看望。看望便了。誰知剛剛喝了幾口。陡聽得婦女言語。

聲音登時身體悚然。幾乎連骨髓也震動起來。只聽說道。佐治。你不切個雞子喫麼。隨又有一人答道。我有著咧。母親。巴蘭這時不待看認。就知道那人是誰！但到見了他姿容。反倒不甚罣礙。哪從前的妻子恩利愛特。豔麗之色。全然銷亡。身體非常肥大。竟變成一位恭恭正正的老婦人。腮下雖插一方手巾。怕污了衣服。但食時。面顏恰顯露出來。再看佐治。阿儼然大人。頰上已生了少許薄鬚。戴一頂高筒帽子。穿一件白色外衣。掛著金邊眼鏡。一見便知是整裝出來。巴蘭發呆凝視他的面相。嗟。那個是我兒佐治麼。呀。實想不到他那樣壯健。但我兩個人。實沒有一些肖像之處。林佑純呢。背脊向著這邊。略略低頭。只管自己喫食。

那三個人。半分也沒有憂愁和氣盎然。一起同來田舍。在這家著名飯館裏喫飯。他們安穩快活的過度。天生就一個溫藹家庭。任他瑣屑雜事。也是其樂融融。一團和睦氣象之中。時時有優美的言詞。大家交相頌祝。但可知這般幸福。全然是巴蘭所賜。欺侮他人。橫奪他人之物。破壞他人身家。更將使著他人的銀錢。儼然小康。寬懷度日！

巴蘭登時把從前的苦痛恐懼。一起一起籠總兜上心來。漲滿了一肚子氣憤。冷眼看他們模樣。最可恨的。他們安然無事的面貌。實在可殺可剮。這種情形。正如沸滾的水。投入放水管中。一下子就能暴裂。眼看著儘著低頭喫食的林佑純。恨不能一鐵棒搥碎他的頭顱。迸出他的腦漿。

嚶！他們爲了什麼能那樣不用著急不用耽憂這般的度過來呀！他們是怎樣修得來！我若不報此讐也枉爲一世。今日有緣相逢。我這裏再不報讐更待何時。但這讐怎樣報呢。難不成竟沒有好好方法麼。我倘然錯過這個機會。以後須再生再世沒有見天日之時。恁地想著心中忐忑了幾多回。嘴裏儘著把酒來喝。忽地心苗一湧。浮出一個計策來。將酒盃放下。更自沈思。一會不知不覺腮邊微露一渦笑容。嚶子裏格格的道。不錯不錯。是啊是啊。立在旁邊的店小二。見他模樣。禁不住稀奇。問道。可要什麼。巴蘭忙道。什麼也不要。只將咖啡白蘭提。揀上等的來。

巴蘭一路斟著白蘭提。一路又注視三人模樣。暗想我要行

我計策。這酒飯店中。須有許多人。不當穩便。料想他們定然要到樹林之中。隨意散步。不如暫時等待。跟在他們後邊。待到離開這裏遠些。然後正正大大的報讐雪恨。是啊。我解我多年宿怨。在此一舉！這二十三年備嘗的苦痛。須不是容易過得來。他三個人。竟有那樣事。真真夢想不到。

一會。三人飯罷。既醉且飽。又在那裏談心。至於談講什麼。實不能聽入巴蘭之耳。又過一會。三人一同起身。這時纔得看清林佑純面貌。柔輦的雙頰之上。鬚鬚生得很長。那鬚尖直垂到衣襟。不愧是個風采美都的人物。又不愧是位優游林下退職的外交官。

佐治呢。嘴裏啣著捲煙。斜戴著帽子。抖一抖身子。緩步而出。

巴蘭直跟隨在後。三個人先在不場上走。神氣悠游。定著心。眺看景色。隨後就入了樹林叢。巴蘭一面摩擦兩手。一面又半隱半閃。不使他們看見。惟略爲遠遠地緊跟著走。恩利愛特。抓住林佑純的手。兩相廝並。佐治將手裏的木杖。敲打落葉玩耍。時時像跳那路旁溪溝模樣。宛如溜繯小馬。逃脫往樹林之中。巴蘭漸漸走近那邊。覺自己有些不能再走。因過勞了心力。實是疲困非常。一會不知因何更起了一陣恐怖。回過身去。將臉向著這邊。恰好三個人已在他背後。他脚下步著。心中是悸動得兇。肚子裏還獨自奮勵道。著啊。此時不做。更待何時。是啊！是啊！如今山窮水盡了！

略停一會。又回頭張望。三個人一同坐在無大不大一株樹

根草上。依舊喁喁談話。這就決意回身。到得半路中間。正對三個人正面立定。漲急了氣喊道。俺……俺是！那……俺是！你們遇見俺。怕再想不到！氣急聲也亂了。三個人當作一個狂漢來前。細細看他面貌。這裏巴蘭又接著道。怎麼這時難不成忘了麼。看清著！巴蘭便是恩利！巴蘭便是。諒你也想不到。如今什麼也不了。今生今世重和俺相遇。你那能想得到。這個就此俺特地來。特地來。真是天翻地覆了。恩利愛特不禁抖顫起來。謁道。哪啊。怎麼著。說著將兩手遮住面顏。佐治見一個不認識的人。要劫他母親模樣。跳起來。要擱巴蘭的頭。林佑純忽地如半天起個霹靂轟雷。啞然不能出聲。惟有索索落落發顫。一霎時喘息不住的巴蘭又咆

哮發聲道。噎。事情亂了頭。恰好這時候機會到來！哼。你們一夥兒瞞著俺。幹得好事。俺半生直遇著這等犯罪的人。難不成就此了結麼！佐治走上前去。將手搭在他兩肩上。叱道。你是狂夫。你估量怎樣。倘若不走開去。我就要打你。巴蘭道。怎麼俺估量怎樣。俺在這裏。要聽聽你們兩個人的心性。究竟是怎樣生的。佐治也不曾聽見。只覺怒氣難忍。突地衝打巴蘭。剛剛要撲上前去。巴蘭道。住手。俺是你的父親。那兩個奴才。算是什麼。你瞧瞧著。佐治不覺驚愕。不得不住了手。望他母親那邊看。巴蘭直走進恩利愛特面前。

任你兩個之中那一個。將俺的事老實對那小奴才講。俺是佐治的父親。第一層俺的名字叫恩利巴蘭。那廝的名字叫

做佐治巴蘭。你是俺的妻子。你們一夥兒。都是由俺家裏出來。使用著俺的銀錢。度生過活。你們快些告訴於他。還有俺趕出你的緣由。也老實對那小奴才講。你爲了情夫。和這個乞丐淫棍。一起在我那裏幹了不端事。被俺覺察。這纔到這步田地。你們快些與俺對他講。你自從初嫁俺時候。就有了外遇。你原是爲了銀錢。這纔嫁俺。恰欺瞞著俺。暗地行事。總之不論你的事。俺的事。一概都和他講……說時。氣也慌張。話也歷亂。說猶未了。早已岔息不堪。恩利愛特瑟瑟縮縮的。道。林佑純先生。且慢。勿言。佐治面前。能說那樣話麼！林佑純也進了兩步。低聲攔阻道。住口！住口！你須思量端正。再說。巴蘭益發暴跳如雷喊道。自然思量端正了開言。還有

一件俺不知道的事。二十年來。只爲了這個氣惱。那時佐治倚著路旁一顆樹。不言不語。巴蘭又回頭對他道。你聽著。你的娘親。出俺家門。是爲了不貞不節。他還要意圖陷害於俺。那時惟有一件稍微可以安慰的。就在你身上。可奈你娘親。定說你不是俺的兒子。爲此挈伴都去！究竟他是真情。還是欺俺。俺到底不得分明。迄今二十年來。只日裏夢裏。獨自一個揣摩著。不得個道理。說罷。益發近傍恩利愛特身前。露出一股非常淒切形狀。恩利愛特這時兩手遮掩著臉面。巴蘭一面撥開他雙手。一面正色道。如今著實問你。俺兩人之中。究竟誰人是他父親。是俺啊。還是那厮啊。是丈夫啊。還是姦夫啊。究竟是那一個。喳。快些說來！林佑純似是難堪。打

從旁邊躡到後面去。巴蘭怒氣滿面。又帶著冷笑道。喔。你
算得英豪咧。俺幾乎被你打得半死。你恰還要趕到俺樓梯
之下。從那時起。你一向做著英豪。你說他是你妻子。俺且問
你一句話。當時你也同在一起。明知道著。你當真是那厮父
親麼。啞。混蛋。啞。說到這裏。又向著妻子道。俺恰不說。讓那孩
子自己說。佐治如今已是大人了。該有知道誰是父親的權
利。俺恰不分明。任是怎樣思索。再三揣摸。終是不分明。噲。佐
治。我什麼也不能說。說這失了靈性的話。聲音尖銳。兩手張
動。直同發了癲癩一般。又道。快些回答啊。妻子不知道。任是
賭賽什麼也好。那厮不知道。……。……。……。……。……。……。……。
是共枕同衾。哈哈。誰也不知道。噲。佐治。你也不知道。爲什麼不

知。你問問阿母瞧……阿母也不知。難道俺也不知。你若能幹些便好了。父親究竟是俺啊。還是那厮啊。你通些靈性。任是誰人。也不妨老實講。若是恁地。如今這事又是不了。又是不了。從今以後。若你母親有話告訴你。你須前來告俺……巴蘭說著。忽然突地走了開去。獨自一個。在高大樹木之下。撲落撲落的抖擻。除了憤怒哀傷兩件。再沒別事。旋覺得一股樹林中新鮮空氣。爽徹心脾。一霎時。心裏如鏡面般清。真是胸無宿物。也不再回看三人模樣。只彳亍的步行。不一會。來到車棧之旁。恰好正要開車。這就跨乘上去。一路上怒氣也收斂了。漸漸復了正氣本原。回到巴黎。依舊走入酒飯館。飲那啤酒。

館中侍女見巴蘭忽又來到。不禁吃驚。問道：「喔喲！這時回來了。可疲倦麼？」巴蘭答道：「疲倦咧……十分疲倦。我不慣出門。原是勉強的哪……但則心裏要去的處在。恰已去了。來如今也不再往鄉村裏去了。住在這裏。非常之好。從今以後。不論什麼事。也不遠行。」

那侍女不知緣由。仔細動問。巴蘭任他怎樣盤詰。總是閉口不言。誰知他死期已到。當晚酒喝得過多。就此一醉身亡。只索由館中人將屍首擡到家中。安排殯殮。

